

孫青

中國之民族精神

青年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廿八年六月三版

中國之民族精神

每冊定價國幣四角五分

版權所有

編述者 張 厲 生

發行者 青 年 書 店

印刷者 青 年 書 店 印 刷 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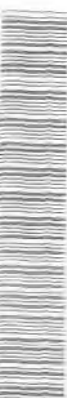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之民族精神

張鳳生編述

鑒于天地，必有其立，民族之存在，亦必有其特殊之精神，此精神之存在，實為一國之生命，民族之存亡，未可等閒視之也。往昔以土地人民行政事為國家構建之條件，而無一生活、語言、宗教、風俗、習慣、為民族構成之要素；而不知此等諸國，其民族之外，一言，其內之精神，則向不全繫于此。至均且土地，有人民，有以學，則國之強弱盛衰；均有血統，有生活，有語言，宗教，風俗，習慣，而民族之盛衰興落，則其所以為國家民族者相同，而其所以為強弱盛衰者則異。東西各國，其立國之精神不同，其民族之優劣，亦鮮其通性；或與武征伐，或與立自強，或與有禮讓，或與有自由，由民族所有者，不能移之于他民族，猶各據其疆域，以自強而強，強世自成一個系，不為外族所同化。反其則，則入夷籍，或變其屬，或

中國之民族精神

FUDAN UNIVERSITY LIBRARY



SUT224 / 04

有其成立之因素，亦可假人為之淘汰與轉移，而漸歸于銷失。此古代若干民族所以成爲灰燼，而歷代歷史上所稱述也。故民族之變不可少者，厥爲精神。猶之人身，無精神以運用之，則雖有五臟百骸，亦僅僵尸。人之死也，必其精神潰敗，而後軀殼隨之，民族之滅也，亦必其精神漸盡，而後族衆隨之。管子曰：「一國之庶民，國之四維，而維不張，國乃滅亡」。此四維者，超乎土地人民政事以外，而爲國家民族精神之所寄；得此則生，弗得則死，較之土地人民政事尤爲殷切。東西各國，有一民族構成數國家，有一國家而包含數民族，其國家與民族之稱謂，固自互別。而中國則國家與民族無分，管子所謂「國之四維」，亦即爲民族之四維；其他聖賢傳所謂立國之精神者，類皆爲民族之精神，此則中外之國情有異，不能比而同之，而以一民族支撐一國家，其責任之重大，較之集數族爲國，與以一國而分爲數國，尤有甚焉。以前者言，則國家之責任，由數族分擔之，一族之強弱盛衰，尙不至影響全國之存亡也。以後者言，則甲國之族衆既滅，而乙國之同族尙能振起，不至爲全族

種沒也。而中國則國亡而民族亦難以存在，其發憤圖強之責，固異人任，而當由
族自肩之，則其精神之是否強健，所關甚鉅，尙不可與任何民族相提並論也。然
中國民族之精神果何如？卽忠孝仁愛，信義和平諸美德，與夫國民刻苦耐勞之習
俗，家鄉團結之精神，所以綿歷數千年而顛撲不破者，幸賴有此。自世風澆漓，民
日散，而國民之聚族以居，日作不穩，猶足以指柱中土，養育羣生，故就中國之
性論，實爲世界最優秀之民族；其所以事事落後，受異民族之凌辱者，實緣政事
理，教化失修，非民族本性之具任何劣點，不足與有也。卽如忠孝仁愛，信義
和平諸美德而論，其植乎人心者，或尙非他族所及，祇以物質條件，不能盡其最
「企求」，故宜種種不良之現象發生，其反乎道德，亦爲暫時之悲劇。如能加以教導
培養，務務實踐，則中國民族，決非野蠻無道德之民族所可比倫也。顯而易見，
富有職業道德之傾向，其立國之精神，既無新元素之產生，而于其舊所有者，又不
加保存之，則勢必日就進步，失其故行，終至俯仰而歸耳！夫一民族均有其特種，

中國之民族精神

四

既能取人之長，補己之短，不可學人之短，舍己之長。吾人仿效外族，但當學其所無者。科學知識，中國素闕，此宜虛心以求之；實行精神，中國所乏，亦宜全力以圖之；其他如倫理思想，如政治哲學，則中國素稱完備，不必舍己從人。此言近于衛生常識，而獨偏至公極正之論。蓋人性好偏，非通于守舊，即失于奮新，守舊者以爲恢復民族固有道德，卽足以救國而有餘；奮新者則事中國民族精神，一一盡棄之，專以仿效者爲標準。甚至一舉一動，一步一趨，皆須模倣歐美，追蹤扶桑，而不辨其真偽否也。卽是現在之中國，處于新舊衝突之間，使人無所適從，其折衷新舊，兼合中西者，則又學兩方之攻訐，如張之洞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之言，至今猶爲後人所詬病，其立足之點也在此。惟總持論公正，不偏不倚，足以垂範後世，實學術家之德度，固儼然不同矣！其言曰：

「我們現在恢復民族的地位，除了大受聯合起來收成一箇純粹團體以外，就要把國有的道德一恢復起來，有一個國有的道德觀，然後國有民族地位，才可以

恢復。中國的舊道德，首是忠孝，次是仁愛，其次是信義，其次為義舉，這些舊道德，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。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之影響，這人有了新文化，那些新文化的勢力，此刻橫行中國，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，便排斥舊道德，以為有了新文化，便可以不要舊道德。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，如果好的，當然要保存，不好的才可以放棄。……這種好道德，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，我們以繼承于這種精神，不但是要保存，並且要發揚光大，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，才可以振興。我們固有的道德，應該恢復以外，還有固有的智能，也應該恢復起來。……但是恢復了我們固有道德智識和能力，在今日之世，仍不能進中國于世界一等的地位，……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，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。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，我們仍要退後」。（民族主義第六講）

此言深切著明，可以解新舊之惑，一般故步自封，固陋之徒，可以少覺矣！日本之學歐美也，完全注重其科學，至于立國之精神如武士道，則甚為保持之，

皆不自自由平等之說而具其尊君抑難之心。吾中國固不然，惟亦襲取歐美之皮毛，子其科學實踐之精神，則未能發其萬一。故數十年來積做歐美之結果，但見政治社會上之擾亂。監國之責，經濟之破產，以及資本階級之輸入，與奸淫殺之增加。此無他，皆其棄固有道德之結果也，皆仿效歐美而不得其髓之所致也。吾中國所需要，乃在如何增加生產，開發利源；如何造工廠，聘工程師，普及工廠；如何救濟入超，以塞漏卮；如何節儉力行，以挽頹風；如何振奮若干浪蕩文人，振奮勤惰不恆，玄想哲學，空談政治，無一實事。乃國人皆速見小，避難就易之心，始轉而變。于極難極實之科學，未肯深求，故種種發明及製造人才，均付闕如；而屑後空洞之學術，則人皆稱道之，尊販翻，無異市僧牟利之行徑。此正所謂補苴者愈多，見愈難，不好盡式也，以非其所恆見，難有其形；而鬼趣則愈多，愈難見也。國人本此種心理以仿效歐美，故所得者實為客調之學說，而無補于國計民生。守舊憂時者，見其發生之危險，歸咎于歐美學術之不適宜于中國，固欲根本排斥之。

此猶如股肱，不知食其人在所當懼也。而委員長所提倡之新生活運動，以禮義廉恥爲綱，其宗旨指爲復古運動。守舊者固又以此爲有此四維，即可自足，不必更學歐美之精神。此實失之一偏。本爲舊論，寄禮義廉恥，乃救濟精神方面，其要在于實行，不在名號。而物質方面，則仍須藉科學以解決之，惟當先立其本，而後學問智識，始不蹈虛途，始無流弊。乃持性物論者，謂物質先于精神，甚且專尚物質，謂精神之修養可廢，此點固屬一偏。曾辨之，其言曰：

「持性物論者，約二端。其一，謂禮義廉恥，不過是一種美善的行爲，但恐智識能力，若人，則德義雖美善，亦不足救國。此說殆未始本末先後之義。人因求行爲之完善，而後有智識技術之需要。否則，智識技能不過爲濟奸作惡之具。禮義廉恥者，實爲社會爲國爲國之唯一大規律，反乎禮義廉恥之行爲，其智識技術適足以害人，結果亦不利於己，敗壞家國而已。故禮義廉恥不獨可以救國，且所以立國。其二，謂禮義廉恥不過是一種節文，虛假不給，節文何用。推此

說者之惑同。乃曰：「子」衣食足而後知榮辱。倉廩實而後知禮節。」二語之誤解而來。殊不知禮與廉恥。爲人之本；未記爲人，何有衣食。蓋欲于此言，僅示一方，極其平中之弊，仍以禮廉爲先。蓋有禮義廉恥之社會，衣食不足，可以人力足之。倉廩不實，可以人力實之。無禮義廉恥之社會，爭之盜之，仍不得足。倉廩不實，終難爲乞；仍不得實。禮義廉恥之行爲，乃糾正爭盜竊乞之行爲，所謂以正齊方法求其足求其實耳。故反乎禮義廉恥之行爲者，衣食不足，終不得足；倉廩不實，終不得實；即使已足已實，而爭盜竊乞之行爲，施于人與人之間，衣食雖足，亦不能用；禮義廉恥，亦不能以奏！世界社會之都市，往往盜匪亦最多，此其明證。而今日一般過好，奴才，肉販，其匪，與乎貪官污吏，察其作惡之由，豈皆以饑寒所驅使，祇忘其固有禮義廉恥之本心耳！（新生活運動綱要）

今日中國之衣食不足，倉廩不實，爭盜竊乞之行爲，遍于國中，皆當以禮義廉

躬爲生活規律，進謀足衣食，守倉庫之法。蓋精神之實康方面，不可偏廢，漸先秩序，則須自守節制，不奢不亂。管理所示，亦足以徵我國有道德及智識爲器，而後舉外人之所長，適與趕上，則序昭然，可自快也。雖國人三緘詞，往往言行不相關，既知之，能言之，而措諸行事，則大謬不然。否則，徘徊歧路，則以「知之非難，行之維艱」之語相慰，此語亦所難一終，鈔襲方，而不能變一疾，終日寫路程，而不能行一步，未知無益，空言何補」者也。吾之所謂禮義廉恥，非如俗儒之借以誦禪，欲河之于衣食住行，且常生活之中。凡人所爲之悖于禮義廉恥者，無論其講說如何巧妙，亦弗一信。所宜乎提倡禮義廉恥之先，振起實證精神，以躬作則，生之勞之，將管理，雖行易學說，普及于一般人主心理中，以鼓舞其勇氣。必如是而後不蹈辭體之言心行之轍，否則，禮義廉恥，人人能言之，而國人之悖禮犯義，寡廉鮮恥自若也。而後之言，辭禁之行，此中國民族之所以失敗，若並其言而無之，則邪說盛行，充塞仁義，人類蓋幾乎滅矣！

中國民性，以其處土之廣大，故天然的趨于和平，無促急獨裂之通病。易言之：則中國民性，好爲橫的發展，不喜爲縱的發展，博厚有餘，而高明不足，與領土窄狹之民性，全異其趣。數千年以來，所以對於科學無甚發達者，亦源自無之力，取給甚易，不必仰賴科學，而生活自足。然惟有此憑藉，而後能生存此偉大之民族，雖適此偉大之民族，失彼者得此，其功過尙相埒。今人論列中國民族精神，曰：喜和平而厭侵略，尙中庸而惡偏激，先謀表面後圖家，重實行而輕理想。（見張其成《中國民族精神》）其間有弊道多，因得此正者，有喪失本性，宜重新恢復者，未可據此以衡量今日之民族。大略言之，則政治之新偽，與學者之誤解，均爲民族精神喪失之原因。今欲返其舊，惟當先究之學說，則夫民族精神之表現於事實，可以爲今日之標準者，加以論式，庶乎觀感一新，克歸末俗，中國民族，更有強盛之日。且以時觀之，民族精神，實有重新振刷，或根本改革之必要。昔時中國獨處一域之中，其精神全貫注以大觀小，以強待弱之方，故和平寬厚，中庸仁慈，可

以奏效。今則列強環伺，貽患靡追，吾民族之所以應付者，不可仍以和平寬厚，中庸仁慈之方法待之。彼必也變更其立國要族之精神，而奮以發奮剛毅之心理代之。對於聖賢學說，宜知所別擇，使不為環境及時代所困。假若取相同之時勢，則春秋戰國之精神，最宜今日之仿效。二千年來，吾民族全處於靜的狀態之中，故一切無進步。今最宜恢復動的精華，而全民族於前庭震憾之間，使其各自奮戰，振奮心理中一切陳腐空寂之思想，以與各民族競爭於天地。總理所謂「要恢復民族的精神，第一個條件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極危險的地位」，即此意也。以吾聖賢實學說之廣博，任其發揮，均能言之不盡。雖當以適合時勢為歸。此所以於系統中，但取其有裨現在之人心世道者，加以附帶，其他迅速離行者，概付蓋闕。

二

中國民族最高尚之遺訓曰：忠孝仁愛信義和平。其思想行為之最高規律曰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。為精製仁勇義三德，或稱仁義禮智信為五常，或以忠恕為聖門一

質之強，其相固雖殊，而其賦之於民性則一。惟得天有淺深，而注焉習俗之轉移也厚，故其表現於外者，亦人各不同。要而言之：則人有尊嚴，好正義。『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』，既為孔子所稱，而『天之可畏也』，『人皆可以為堯舜』，又為荀孟所樂道。性之相去，固不甚遠，惟須加以人為之陶鑄，而後民德歸厚，道德律得以提高。昔聖哲及一切政治家，教育家，所為孝悌不悖，以善撫孤救之者，靡不在此。簡言之：則聖哲及政治家教育之目的，除維繫並改進人類物質的生活外，對於道德律之發達，實具有偉大之努力。人類進化，固由精神物質相輔並進，兩端而尤為指導並駕御物質之唯一兩針。聖人知其重要，故對於輔助古而啓迪未來，欲使國民道德律提高，而後用於物質生活之改善。非盡有新好轉也。天之生民，便先覺而後覺，所謂先覺者之責任，即倡導其已知已覺者貢獻於一般人，使其覺悟進化社會化而已。聖賢之能事，非能完全改革民性，特就其心中殘餘之善，加以啟發，使一般道德律為之增進，而人類之是否能進化，即視此道德律之是否發揚。與

事實論支點。是心之程度如何以爲斷。故先知先覺者對於民族之裨益，要履且鉅。顧無幾幾知事覺者之聰明才力以成此民族精神，尤爲吾人所應注意。孟子曰：「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惻隱之心，仁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也。恭敬之心，禮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也。我固有之也。」執此以論民族道德，庶乎不惑。蓋而反之，則人人皆可存仁義禮智之行。荀子所謂「禮義行爲君子，達之人可以爲禹」是也。而後漢梁太后，以仁義道德，乃常人不可企及之事，於其親戚貴戚，乃能與人生日月，融鑒，國民向上之心，轉而而低，此宜首加矯正，以鼓發國民之勇氣者也。針對民族諸弱，略加詮釋，以示借歸。

(一)忠——忠之義甚廣，舉凡上之對下，下之對上，以及交朋之相對，處事接物之間，皆須曰忠。左桓公傳曰：「上思利民忠也」。曹劌論貴，講察獄以情爲忠。孟子曰：「教民以善謂之忠」。論語曰：「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」。言上對下

言之也。至於爲人謀而不忠，則爲交友言，忠信之忠，忠恕之忠，則爲立身行道，待人接物言。其餘下之對上，臣之對君，必敬必忠，尤爲衆人所知，不遑枚舉。故忠之一義，在今日綢繆廢絕，爾詐我虞之際，尤宜首加提倡，確確踐履，以範人心。總理曰：「現在一般人的思想，以爲到了民國，便可以不要忠字……實在甚誤解。因爲在國家之內，君主可以不要，忠字是不可以不要的。……我們做一件事，總要始終不渝，做到成功，如果做不成功，就是把性命去犧牲，亦所不惜，這便是忠。所以古人講忠字，推到極點便是一死。……我們在民國之內，照總理說，還是要盡忠，不忠於君，要忠於國，要忠於民，要爲國萬萬人去效忠，爲國萬萬人效忠，比較爲一人效忠，自然是高尚得多。故忠字的好字樣，還是『保存』。以總理之所示再參之先哲對於忠字之解釋，則知其所繫之重要。蓋『今上下相欺，萬事墮壞，官失其守，民德日漓，皆不忠實之弊爲之也。』孔門爲『忠』，必主忠信，又以文行忠信爲科。劉氏正義曰：『中以盡心曰忠。』韋昭注『忠』

韓愈《忠》曰：「猶己之直，恕而行之爲忠。則忠之爲言，內外一致之謂也。在外之所表見，即在其中之所存藏。此之謂忠。故忠節體也，實也，直也，能行此三者，即可謂之忠。不必高談他義，陷於抽象。當茲國勢頹唐，惟一發實心實地，爲國家民族竭力效忠，方能有救。忠之反面即虛僞，卽不盡職，能革除虛僞，靖恭謹守，卽國家民族最忠實之分子，想國人能共喻斯義也。」

（三）孝——孝爲人倫之基，發於至情，意有專主，非如忠信仁義諸德之可相互言之，或以一德而數稱也。禮後世之言孝者，多爲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」，及「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」，「父母在，不登高，不臨深」。諸語所聞，致謂民冒險犯難之精神，爲之稍挫。實則古之所謂孝，涵義至寬。如孝經開宗明義章曰：「孝始於事親，中於事君，終於立身」。廣揚高章曰：「君子之事親孝，故忠可移於君」。則孝爲作人之起點，而其最終之目的，則爲社會服務，爲國家犧牲。故曾子曰：「居處不莊，非孝也。事君不忠，非孝也。撤官不敬，